朱子全書

十一之十三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五二五六 號 五〇 函 九 架 八 冊

漢書 類 五二五六 號 八 冊 一九 架 元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56
冊數 8（5）
函號 298 268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一

論語八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章

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時。通

淺草文庫

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盝。如今盡用紫羅背盝。內用眞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爲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粗疏底人。語類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耳。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幷目其所長云耳。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以上語類二條

回也非助我章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功。語類

顏路請子之車章

問注以爲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語類

問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椁否。曰。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爲得宜。孔子若與之椁。便是使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椁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與之矣。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椁。蓋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答石子重○文集

門人厚葬章

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

故也歟不得如葬鯉之得宜此古注說得甚好又簡徑語類

季路問事鬼神章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

問人鬼一理人能誠敬則與理爲一自然能盡事人事鬼之道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

死是如此否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況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

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纔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

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以上語類五條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

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答廖子晦

問子路問事鬼神一章謂由聚散故有生死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卽其著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耳矣曰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答方賓王○以上文集二條

閔子侍側章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

誾誾是深沈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

問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

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

問誾誾行行侃侃。曰。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於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問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死。

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歟。出公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爲是否。曰。未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況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

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闕。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

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爲不是。只是他當初事孔悝職錯了。到此不得其死。衞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之。有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事衞。他更說夫子之迂。若由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但不如鳴鼓攻之責得求之深。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之知不要事孔悝。此事不可曉。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以上語類六條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爲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語類

柴也愚章

吳伯英問柴也愚。因說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竇。使

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撓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更不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以上語類三條

回也其庶乎章

敬之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

言賀孫因問集註云顏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爲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掇出來

問呂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嘗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與馬醫夏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庭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貢爲豎賈之事子貢孔門高弟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賈豎爲先乎屢

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於己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凡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者爲有間矣曰此說乃觀文葉公所作審是集中之語蓋呂與叔之遺意也乍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蓋屢空者空乏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范氏曰顏子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此說爲得之以上語類二條

屢空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但

言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貨殖爲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閒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 答潘恭叔

問集註解回也其庶乎屢空章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閒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爲知道可乎更思之 答趙恭父 ○以上文集二條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卽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爲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途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閫室橫渠之解極好 語類

論篤是與章

問論篤是與章集註云云詳此文義恐只是說不可以言取人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何也曰邑莊便是兼著貌字答趙恭父 文集

子畏於匡章

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改死爲先是否曰伊川此語門人傳之恐誤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爲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旣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巳遇難却如此說不得 語類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

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爲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爲切。已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直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

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

子韶解此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即止之無待其事之失過之形而後用力以止之也曰子韶之說不通與上下文義不相貫近世學者多取此說愛其新奇而不察其不當於理此甚害事不可不知也以上語類三條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答陳明仲　文集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讀曾皙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

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

冉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

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

或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不答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曾點意思見得如此。自與諸子別。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煞有事在。或問如何煞有事。曰。曾點見得如此時。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所爲。曾點爲之有餘。又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或問曾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說著。曰。這也只是偶然說得如此。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只怕其流入於莊老。又問東萊說曾點只欠寛以居之。這是如何。曰。他是太寛了。却是工夫欠細密。因舉明道說康節云。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

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曾點雖是如此。於用工夫處。亦欠細密。

先生令叔重讀江西嚴時亨歐陽希遜問目。皆問曾點言志一段。以爲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爲也。先生曰。此都說得偏了。學固著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學。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將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灑意思。若曾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反。往往曾點這般說話。曾子初間却理會不得。他但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南。說北便去學北。到學來學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

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然他到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貼貼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曾晳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著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

問集註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是於饑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即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

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爲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

上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註中舞雩後

問前輩說鳶飛魚躍與曾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事何緣與子思之說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閒莫非天理問何以見曾點見日用之閒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之閒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又曰某今日見得又別節次日問節取先生所註一段看不見與昨日之說異曰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既語之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爲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實未

嘗言其志之所欲爲。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集註以爲味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於我。是雖堯舜事業。蓋所優爲。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

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其所已能。孜孜於求仁之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末。緣他有

這箇能解橫在肚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
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卽各述所
能。子路至於率爾而對。更無推遜。求赤但見子路
爲夫子所哂。故其辭謙退。畢竟是急於見其所長。
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然掉在一偏。
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後日所用。見得他將爲學爲
治。分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造到
至極。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疏
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

相似。程子謂夫子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
不能改其樂也。謂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
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風雩。人人可
爲而未必能得其樂者。正以窮達利害得以累其
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
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
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
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譬

如今時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大小大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爲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卽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爲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爲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當蒯聵之難知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衞輒之食不可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後來所成就止於如此

正爲他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背馳否乞與訂正曰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爲希遜言之矣答嚴時亨

問集註中說曾點處有樂此終身一句不知如何曰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豪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註中若無此句即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他聖人問頭不著只如禪家擘拳豎拂之意矣答甘吉甫　以上文集二條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

克己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克己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別有復禮閑邪外別有存誠

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

透漏。

克己復禮爲仁。與可以爲仁矣之爲。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爲仁之本爲仁由己之爲不同。

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内。爲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

看得如何。林擧註中程子所言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爲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懞憧。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晩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

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爲仁須說克己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亞夫問克己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己更不說復禮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復禮之目也顏子會問夫子會答答得來包括得盡己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己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己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

君臣。爲父子。父子爲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己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爲準也。克己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藥。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

因論克己復禮。洽歎曰。爲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先生曰。有奈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

呂與叔說克己。從那己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子與顏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他。却是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己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己銘。只說得一邊。

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句。却尤親切。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答以仁者其言也訒。樊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

問。克己復禮即仁乎。曰。克己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眞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

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

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略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其仁。

明日若不克己復禮天下又不歸仁。
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眞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之意。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己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己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己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爲不曾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卽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卽可作聖明日罔念卽爲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
敬之問上面克己復禮是要克盡己私下面四勿是

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

問顏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己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睹當得是禮與非禮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伸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

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闇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間舉佛書亦有克己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己若不復禮如何得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由中出下句是用功處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

直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又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語緊密如此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

綱領上說其他則是就各人身上說。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四句莫有優劣否曰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爲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爲不可專守於爲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

又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以上語類二十七條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比若有豪髮之私留於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答連嵩卿

克己之目不及思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

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偏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答陳明仲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答石子重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曰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汎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不須如此分疏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答呂子約以上文集四條

仲弓問仁章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關雎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騶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底說得來大

或問推己及物之謂恕曰推己及物便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也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

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盡忠是盡己也盡己而後爲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爲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强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眞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爲不理會忠而徒爲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郎此論也今人只爲不能盡己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汎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

問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曰此以效驗言若是主敬行恕而在家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恕者未是

敬恕問恕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

希遜問夫子答顏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是各就他資質上說然持敬行恕便自能克己克己便自能持敬行恕亦不必大段分別

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己者要一服便見效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

或問克己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以上語類八條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曰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為

措置也。答石子重○文集

司馬牛問仁章

宜久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會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

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

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或曰言行常相表裏又曰人到得少說話時也自是心細了

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敬其言也訒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

言訒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廻得些是他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以上語類四條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

爲學須先尋得一箇路徑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以上語類二條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答連嵩卿文集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語類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已底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閒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愬是切已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

或問膚受之愬切近災也若他父兄有疾其事不

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卽空了。徒去甚處。如何會崇。
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
主忠信。是劄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答之矣。末又引我行其野之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耳。至范氏則以爲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

氏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以上語類三條

子張問政章

亞夫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某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失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他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己事要終始如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

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他作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少間做到下梢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樸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以上語類四條

季康子患盜章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爲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

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横渠之説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純於爲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楊氏所説只是責季康子之貪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厲今欲且從楊氏説如何曰善語類

子張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達曰行得無窒礙謂之達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事長則弟無所不達植録云如事親則得乎親事君則得乎君之類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

周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

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

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徧詳密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已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偽質是樸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察人之言而觀人之色審於接物慮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問仁如何以顔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顔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

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闊了裏面塡不足

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

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沈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以上語類七條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陳希眞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爲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亞夫問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豪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

一兩分却那裏鈌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

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矜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徙義欲收斂著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之閒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爲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箇鄙俗粗暴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以上論語類四條

樊遲問仁章

樊遲未達者蓋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

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

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爲聖人之言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友章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敎道得善始得語類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二

論語九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曰。如此說。不盡得爲政之理。若以言語勸勉他。亦不甚要緊。亦是淺近事。聖人自不用說。亦不見得無倦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時。便有倦底意。所以敎他勞。東坡下行字

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勞字曰這箇勞是使他勞

文振問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則雖勞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他做方可率得他如勸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畎畝與他勾當方得

問先之勞之諸說孰長曰橫渠云必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又問以身爲之倡者果勞乎曰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爲之倡又更不愛其勞而終之以無倦此是三節事以上語類三條

先之謂以身率之勞之謂以恩撫之二者苟無誠心久必倦矣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答程允夫文集

仲弓爲季氏宰章

潘立之問先有司曰凡爲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皆以爲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覆或經

已斷。或彼處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埋頭又來下狀。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他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自點檢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即須痛治以防其弊。

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小大。以此知樂取諸人以爲善。所以爲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已者。眞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以上語類二條

子路曰衞君待子章

亞夫問衞君待子爲政章。曰。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禮樂不興。疑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却云禮樂不興而後刑罰不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則刑罰宜其不中。又曰。禮是有序。樂是和。樂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禮樂耶。

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興。禮樂不興後。却

如何便刑罰不中。曰。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諸家說。各有所長。可會而觀之。

楊問。注謂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他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又如人捉賊。走東去。合從東去捉。却教他走從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順。做事不成。若就衛論之。輒。子也。蒯聵。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爲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沛乖亂。禮樂。如何會興。刑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又問子路之死於衛。其義如何。曰。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他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爲不義。東坡嘗論及此。問。如此是他當初仕衛便不是。曰。然。

問衞君欲名孔子爲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爲之臣。復欲去出公。亦豈人情。曰。惟孔子而後可。問靈公既逐蒯聵。公子郢辭不立。衞人立輒以拒蒯聵。論理輒合下便不當立。不待拒蒯聵而後爲不當立也。曰。固是。輒既立。蒯聵來爭必矣。

問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據事理言之。合當如此做耳。使孔子仕衞。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以上語類五條

樊遲學稼章

樊遲請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如有爲神農之言許行。君民竝耕之說之類。語類

誦詩三百章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隷閭黨之閒。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脩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閒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爲善。如

是而爲惡吾之所以自脩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語類

子謂衛公子荊章

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答李守約 ○文集

子適衛章

宜久說子適衛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爲大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語類

苟有用我章

立之說苟有用我者一章。曰。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强。教行民服。語類

善人爲邦章

安卿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善人只是使風俗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必恁地粘皮著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能使人興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來海內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陳太丘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說你便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效是如此。善人之效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胷積累。做將去。亦須有

效。且如而今寛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效。亦是大槩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效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優劣。便理會得。也無甚切已處。語類

如有王者章

或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遲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於仁。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語類

定公問一言興邦章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言興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太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

故横渠説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顔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尚粗。語類

葉公問政章

曾問近者説遠者來。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效與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爲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語類

樊遲問仁章

或問樊遲問仁一段。聖人以是告之。不知樊遲果能盡此否。曰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工夫。若去樊遲

身上討。則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與否也。又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今人處於中國。飽食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棄。而况之夷狄。臨之以白刃。而能不自棄者乎。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爲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

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以上語類三條

子貢問士章

問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恥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爲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

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是些小事

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為他截斷了也此處更宜細看以上語類十條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為若鄉原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曾子便

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腳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以上語類二條

南人有言章

問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語類

君子和而不同章

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荊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語類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問君子易事而難說。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取奉他。故易說。語類

君子泰而不驕章

問君子泰而不驕。曰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靠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粗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屬。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辯。便有驕底意思。語類

剛毅木訥近仁章

問剛毅木訥近仁。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語類

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卽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像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答曹晉叔。文集

子路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士一段。曰。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偲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說去

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

問胡氏說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如何是懇到詳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事。亦難大段解說。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今人只是想像其聲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偲偲。胡氏說爲當。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以上語類二條

善人教民七年章

問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

問集注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以上語類二條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問集注云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恐未必知何也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爲臺諫則不過能論貪汚而已於國家大計亦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己有恥不辱君命爲上蓋孝弟之人亦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爲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語類

克伐怨欲不行章

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大段與原憲學者用工夫且於此不行焉亦可曰須是克己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絕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

問克伐怨欲不行。此是禁制之。未能絕去根苗也。曰。說也只是恁地說。但要見得那絕去根苗底是如何用功。這禁制底是如何用功。分別這兩般工夫是如何。

問克伐怨欲不行。何以未足爲仁。必克己復禮。乃得爲仁。曰克己者。一似家中捉出箇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制之使不發出來。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畢竟窩藏。

安卿說克伐怨欲不行。先生問曰。這箇禁止不行。與那非禮勿視聽言動底勿字也只一般。何故那箇便是爲仁。這箇禁止却不得爲仁。必有些子異處。試說看。安卿對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底。是於天理人欲之幾。旣曉然判別得了。便行從天理上去。克伐怨欲不行底。只是禁止不行這箇人欲。却不知於天理上用功。所以不同。曰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他那欲爲之心。未嘗忘也。且如怨箇

人却只禁止說莫要怨他及至此心欲動又如此禁止雖禁止得住其怨之之心則未嘗忘也如自家饑見芻豢在前心中要喫却忍得不喫雖强忍住然其欲喫之心未嘗忘克己底則和那欲喫之心也打疊殺了以上語類四條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過謂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爲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曰此意思較好語類

君子而不仁者章

問此章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當不得白也語類

愛之能勿勞乎章

至之問愛之能勿勞乎。曰。愛之而弗勞。是姑息之愛也。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爲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某姑息處。乃非所以爲愛也。語類

爲命章

問爲命裨諶草創之。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語類

或問子產章

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所以爲惠人。

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爲盡人道。集注以爲猶云此人也。如何。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奪伯氏駢邑。正謂奪爲己有。問集注言管仲子產之才德。使二人從事於聖人之學。則才德可以兼全否。曰。若

工夫做到極處。也會兼全。（以上語類二條）

貧而無怨章

貧而無怨。不及於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語類）

子路問成人章

或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樸素子。惟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爲亦可以爲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

亞夫問子路成人章。曰這一章最重在文之以禮樂一句上。今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爲是子路之言。恐此說却是。蓋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至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恁地說。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爲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云。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恐是他退後說也未可知。（以上語類二條）

子問公叔文子章

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難。却小。若眞能如此。只是一

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語類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因論威文譎正。曰威公是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爲事。却多有曲折處。左傳所載可見。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而已。語類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

亞夫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於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正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

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才仲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先生良久曰。此說却當。

問如夫子稱管仲如其仁也。也是從假字上說來否。曰。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在。且如孺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道夫問如此說。則如字如何解。曰。此直深許其有仁耳。人多說是許其似仁而非仁。以文勢觀之。恐不恁地。只是許其仁耳。以上語類四條

子貢曰管仲非仁章

管仲不死子糾。聖人無說。見得不當死。後又有功可稱。不是後功可以償前不死之罪也。伊川有此意。亦恐看得不曾子細。魏鄭公則是前仕建成矣。不當更仕太宗。後却有功。溫公論稽紹王裒。謂紹後有死節之功。須還前不是。後既策名委質。只得死。也不可以後功掩前過。王魏二公謂功可以補過

猶可管仲則前無過而後有功也語類

陳成子弑簡公章

問陳成子弑簡公章云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須先看得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眞箇是欲討成子未有此意後人自流泝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托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語類

子路問事君章

問子路問事君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夫子路最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特其所理不盡而好强其所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欺耳曰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答吳伯豐文集

君子上達章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沈淪似一日語類

古之學者爲己章

立之問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曰此只是初

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

問伊川云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後又云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兩說不同何也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底爲人後段是好底爲人前爲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爲人却是眞箇要爲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已上做得工夫非唯是爲那人不得末後和已也喪了 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方人章

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麽須於自已體察方可見 語類

不逆詐章

才仲問南軒解不逆詐一段引孔注先覺人情者是能爲賢乎此説如何曰不然人有詐不信吾之明

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

問不逆詐章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著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爲覺也後矣。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以上語類二條

驥不稱其力章

問驥不稱其力一章。謂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後世分才德爲二者。恐失之。曰。世固有有才而無德者。亦有有德而短於才者。夫子亦自以德

與力分言矣。語類

以德報怨章

以直報怨。則無怨矣。以德報怨。亦是私。
問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曰聖人答得極好。以德報怨。
怨乃過德。以怨報德。豈是人情。以直報怨則於彼
合爲則爲。是無怨也。與孟子三反及不校同。禮記
云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言如此亦是寬身。終不
是中道。可學問禮記注改仁作人。曰亦不必改。通
老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其輕重。只
看此心其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某問
蘇章夜與故人飲。明日按之。此莫太不是。曰此是
甚人。只是以故人爲貨。
問以德報怨章注謂旨意曲折反覆微妙無窮。何也。
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
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呂申公爲相。
嘗與賈種民有怨。却與之郡職。可謂以德報怨厚
於此人矣。然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豐
中在大理。爲蔡確鷹犬。申公亦被誣搆。及公爲相

而貢得罪公復爲請知通利軍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耶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絶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 以上論怨類三條

莫我知也夫章

問不怨天不尤人此二句體之於身覺見不尤人易不怨天難何以能不怨天曰此是就二句上生出意看了且未説下學上達且先看孔子此段本意理會得本意便了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天又無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須是看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蓋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爲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爲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

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
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
天理久之又曰聖人直是如此瀟灑正如久病得
汗引箭在手忽然破的也

所謂下學人事者又不異常人而無所得知至上達
天理處而人又不能知以此兩頭蹉過了故人終
不知獨有箇天理與聖人相契耳彼天畢竟知之

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恐
是與天契合不是眞有箇知覺否先生曰又似知
覺又不似知覺這裏也難說不怨天不尤人聖人
都不與已相干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
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
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
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問聖人亦有下學如何
曰聖人雖是生知亦何嘗不學如入太廟毎事問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便是學也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
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

思。

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只是這一箇道理。

問莫我知也夫與予欲無言二段。子貢皆不能復問。想是不曉聖人之意。曰非是不曉聖人語意。只是無默契合處。不曾有默地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以上語類六條

賢者辟世章

問賢者辟世一章。曰凡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出來。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然後隱去。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爲之用。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

作可也。語類

子擊磬於衛章

問荷蕢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他那箇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因說泉州醫僧妙智大師。後來都不切脈。只見其人。便知得他有甚病。又後來雖不見其人。只教人來說。因其說便自知得此。如他心通相似。蓋其精誠篤至所以能知。又問硜硜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語類

子路問君子章

陳仲卿問脩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豪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

或問脩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脩己。看一家人安不安。

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

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豪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此

出這是自誠而明

問體信達順曰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

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到事天享帝了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悅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旣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以上語類五條

原壤夷俟章

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語類

衞靈公第十五

衞靈公問陳章

周問固窮有二義不知孰長曰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面有字文勢乃相應語類

子曰賜也章

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已爲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爲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

問子貢一貫章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

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以上語類二條

子張問行章

問行篤敬。曰篤者有重厚深沈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

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前。在輿則見其倚衡。如此念念不忘。伊川謂只此是學。以上語類二條

敬夫云。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愚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

有以形於心目之閒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直哉史魚章

正淳問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諸儒以爲史魚不及蘧伯玉。如何。曰試將兩人對換說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語類

志士仁人章

或問仁。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

無道得生。却是抉破了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

余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

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一章。思之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閒。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卽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以上

子貢問爲仁章

語類三條

問子貢問爲仁何以答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曰也是箇入德之方。又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爲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語類

顏子子貢俱以仁爲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爲仁由己。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

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答柯國材 文集

顏淵問爲邦章

亞夫問顏淵問爲邦曰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某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商之輅也只做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

恭父問顏淵問爲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如何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他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

服周冕舞韶舞亦言其大略耳

正卿問顏子涵養之功多曾子省察之功多曰固不可如此說然顏子資稟極聰明凡事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爲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爲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

賜問顏淵問爲邦章程子謂發此以爲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

以上語類四條

放鄭聲遠佞人敬夫云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愚謂此是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予違汝弼責其臣便說聖人必戒乎此亦何害乎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躬自厚章

問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責厚莫是周備篤切意思否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語類

不曰如之何章

林問不曰如之何曰只是要再三反復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何語類

君子義以爲質章

問君子義以爲質一章曰義以爲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做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

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爲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以上語類二條

君子矜而不爭章

問矜而不爭。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或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曰相似。是箇珍惜持守之意。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章

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恕時忠在裏面了。語類

吾之於人也章

問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曰毀者。那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說他。便是毀。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譬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來過當。其有所試矣。那人雖未有十分善。自家却遂知得他將來如此。毀人則不可如此也。

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

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以上語類二條

誰毀誰譽敬夫云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說未盡愚謂毀者惡未至而深詆之也譽者善未至此而驟稱之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又曰誰毀誰譽謂吾於人無毀譽之意也愚謂聖人之心仁恕公平實無毀譽非但無其意而已○又曰有所譽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此亦未盡試猶驗也聖人或時有所譽者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又曰可毀可譽在彼又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爲善也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愚

謂若如此說則是聖人固常有毀但於此著其有
譽而匿其有毀以取忠厚之名也而可乎毀破壞
也如器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聖人豈有是乎張與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
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
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
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
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
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
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
異耳言譽而不及毀之意來諭亦善但毀譽兩字
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
而遽詆之也試亦知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
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
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
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所
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但有先褒

之善而無豫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答呂伯恭 以上文集二條

巧言亂德章

問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有忍乃有濟王介甫解作強忍之忍前輩解作慈忍之忍某謂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忿二者只是一意 語類

人能弘道章

問人能弘道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古今所共底道理須是知知仁守勇決繼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 語類

吾嘗終日不食章

問聖人眞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卻是眞箇惟橫渠知

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某注云。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著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著心貼就他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極好。逆是推迎他底意思。

問注云。遜志而自得。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

學固不爲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獲。正義不謀利。睹當不到那裏。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覩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耳。曰。此一段不專爲有命。蓋專爲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只說義。若不恤義。唯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爲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耳。如澤无水困。則不可以有爲。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以上語類三條

知及之章

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莊以涖之以後。說爲政。

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涖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與所謂敖惰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略略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略傾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力

也。

問知及之一章。曰。莊以涖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這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又問是使他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否。曰。然。又問是合禮底事。便以使之。不合禮底事。便不以使之。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

或問此章。曰。此一章。當以仁爲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得之矣。以上語類四條

君子不可小知章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答許順之。文集

當仁不讓於師章

子善問直卿云當仁只似適當爲仁之事集注似以當爲擔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爲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煞多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 語類

君子貞而不諒章

亞夫問貞而不諒曰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 語類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三

論語十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問集注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七百里是禮記如此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如左傳也有一同之說。某每常疑此處。若是百里無此閒龍溪漳浦縣地。

又如何做得侯國。如何又容得顓臾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究。只得且依禮記恁地說。語類

益者三樂章

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

味道問損者三樂。曰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以上語類二條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莫是未見事實否。曰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著聖容。時某人爲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不如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爲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汎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

候人主顏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著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語類

君子有三戒章

或問君子三戒曰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爲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

問注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簞食豆羹嘑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得則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奚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闕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爲血氣而言又問

謝氏以血氣爲氣質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助義與道也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有三畏章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者皆謂之大人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纔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先畏天命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命天命卽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問知有淺深大抵纔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曰知固有淺深然就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曉到臨事又却不如此道如此也不

朱子全書卷十三

妨如此也無害又自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然亦是知之未盡知之未至所以如此。以上語類二條

君子有九思章

或問君子有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敎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

合如此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敎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敎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巳自近正外面視聽擧止自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

事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著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入耳故曰聽德惟聰語類

見善如不及章

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所達

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爲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爲而已行所當爲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蜚卿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謂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語類

問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集注謂伊尹太公之流可當之。是也。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早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然也。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更俟詳之。答潘恭叔○文集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或問陽貨瞰亡以饋孔子。孔子瞰亡而往拜之。陽貨之瞰亡。此不足責。如孔子亦瞰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瞰亡來。我亦瞰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

亞夫問揚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不知渠何以見聖人爲詘身處。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

人是理合去見他。不爲諂矣。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以上語類二條

性相近章

問此章。曰此所謂性。亦指氣質之性而言。性習遠近。與上智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蓋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爲一日之善人。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所謂雖強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

問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

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

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

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爲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爲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爲同。以上語類四條

子之武城章

問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語類

公山弗擾章

夫子曰。吾其爲東周乎。興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視天命如何爾。聖人胷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

問諸家皆言不爲東周。集注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如。曰這是古注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是有用我者。我便也要做些小事。如釋氏言竿木隨身。逢場作戯。相似。那處是有不爲東周底意。這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須寛看子細翫味。方見得聖人語言。

如小人之中庸分明這一句是解上文人見他偶然脫一箇反字便恁地硬說去小人中庸做小人自為中庸下面文勢且直解兩句未有那自以為中庸底意亦何必恁地翻轉

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能興得周道曰便是理會不得且久却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為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 以上語類三條

子張問仁章

問恭寬信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親切莫是人之為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間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為求仁之一是如此否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之意才

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語類

佛肸名章

問公山佛肸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楊氏解佛肸章爲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爲問其所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曰得之。答劉韜仲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類。答劉韜仲○以上文集二條

子曰由也章

楊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是就子路失處正之昔劉大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戸贓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

贓而我不以誠告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揚子避
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
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贓其人因
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

問集注云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曰春秋傳云使
勇而無剛者嘗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以上語類二條）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
其美者令人興起（語類）

子謂伯魚章

問爲周南召南曰爲字如固哉高叟之爲詩之爲只
是謂講論爾橫渠所謂近試令家人爲周南召南
之事不知其如何地爲

問正牆面而立曰脩身齊家自家最近底事不待出
門便有這事去這箇上理會不得便似那當牆立
時眼既無所見要動也行不去

問先生解正牆面而立曰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
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人若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

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又況其遠者乎

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曰然以上語類三條

子謂伯魚敬夫云爲者躬行其實也愚謂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爲只是誦讀講貫牆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學牆面亦未說到不躬行則行不得處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色厲內荏章

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爲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語類

鄉原德之賊章

或問鄉原引荀子原慤之說何也曰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愿亦未必眞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敬之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眞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爲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

成起來也。

問鄉原一章曰此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以上語類三條

古者民有三疾章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則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爲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語類

問今之愚者詐而已矣智則能詐愚者本無智巧也。何故能詐曰如狂不直侗不愿之類。答劉韜仲文集

惡紫之奪朱章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紫本亦不是易惑人底只爲他力勢大了便易得勝又如孔子云惡莠之亂苗莠又安能惑人但其力勢易盛故苗不能

勝之耳且一邦一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患此豈不可畏哉語類

予欲無言章

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語類

問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

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未知是否曰有此意答劉韜仲

問予欲無言蓋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告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說無隱之義至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曰予欲無言一章

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
也。程子之說。蓋推明夫子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
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
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翫之。當自得分明
也。答劉韜仲○以上文集二條

孺悲欲見孔子章

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
歌。出弔東郭之類。說誠不如只說中。某應之曰。誠
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語類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亞夫問宰我問短喪處。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所謂
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
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
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

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以上語類二條

飽食終日章

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心體本是運動不息。

若頃刻閒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爲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語類

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知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爲非觀其謂正名爲迂斯可見矣語類

君子亦有惡乎章

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爲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語類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

者惡之之謂也。答劉韜仲文集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問或去或奴或諫不同。如何同歸於仁。曰。三子皆詣其至理。故謂之仁。如箕子亦是諫。諫至於極。有所不行。故若此也。

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著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

問當時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著去。

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爲之奴。何以見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諫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爲奴。只被紂囚繫在此。因佯狂爲奴。然亦不須必死於事。蓋比干既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得佯狂。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上半下處。最是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

能正其志。外雖佯狂。而心却守得定。以上語類三條

柳下惠爲士師章

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爲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語類

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與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曰得之。答劉韜仲 文集

齊景公待孔子章

晏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閒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王欲以孟子爲矜式亦是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 語類

楚狂接輿章

問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之言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蓧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

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顧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旣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素隱行怪視之愚意未知是否曰無道而隱

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怪矣。沮溺荷蓧。亦非中行之士也。。答劉韜仲 文集

子路從而後章

問不仕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便無這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是這義否。曰。然

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爲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以上語類二條

周公謂魯公章

不施其親。敬夫引尹氏。愚謂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若如謝氏。雖亦引無失其親爲解。然却

訓施爲施報之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爲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今當從此音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文集

子張第十九

執德不弘章

舜功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子張以爲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耳。通老云。亦有人將此二句於道德上說。曰。不然。先儒說弘字多只說一偏。

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而今人固有與他說信不篤者。須要你自信始得。

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著下兩句。此

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 以上語類三條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汎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汎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爲不擇也 語類

雖小道必有可觀章

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 語類

日知其所亡章

問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日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眞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

周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

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

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著得一件事。節問既恁地却如何。曰且思量。以上語類三條

博學而篤志章

元聘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只是為學工夫反求之己。必如克己復禮。乃正言為仁。論語言在其中。只是言其可至耳。明道云。學要鞭辟近裏。

楊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

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

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等便是次序

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　以上語類四條

百工居肆章

問集注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

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閒坐打鬨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語類

大德不踰閑章

問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爲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

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如何。曰。恁地推廣。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隨他們說。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爲。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之意。只爲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以上語類二條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裏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

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

敎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

齊卿問程子云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小大理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灑掃

應對便是精義入神灑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敎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敎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敎以遠大也或云灑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灑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

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

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敎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皆不可不盡。謝氏所謂不著此心如何做得者。失之矣。以上語類六條

子夏言我非以洒掃應對爲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爲後而倦敎。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敎不可闕其序。不可紊耳。蓋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敎不可闕其序不可紊也。答程允夫

子夏之門人小子。敬夫曰。君子之道。孰爲當先而可傳云云。愚詳本文之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爲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後而倦敎者。但學

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別。故其爲教不得不殊耳。初無大小雖分而生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誣也。蘇氏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年以來。爲諸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解其文義。固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爲得之。然以其言緩而無奇。故讀者忽之而不深考耳。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以上文集二條

仕而優則學章

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爲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學而優則仕。無可說者。語類

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洵竊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

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曰此說亦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答程允夫）

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答何叔京以上文集二條）

孟莊子之孝章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語類）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

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眞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爲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若向來則定須謂道體無時而亡。故聖人目見耳聞。無適而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答問之本意矣。答吳晦叔

仲尼焉學。敬夫云。萬物盈於天地之閒。莫非文武之

道。初無存亡增損。愚謂近年說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閒。則其爲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之云。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閒可以目擊而心會。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一學之。然後得耶。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也。大抵近世學者。喜聞佛老之言。常遷吾說以就之。故其弊至此。讀者平心退步。反覆於

句讀文義之間則有以知其失矣。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以上文集二條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語類

陳子禽謂子貢章

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住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寓錄云使之歡喜踴躍遷義遠罪而不自知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丕應徯志便是動而和處語類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嘗見説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説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

楊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

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 以上語類三條

子張問章

猶之猶均之也均之猶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問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説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

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澀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鎭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卽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閒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爲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爲處便果決爲之語類

不知命章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者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語類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